

香秘

■嘎子

狐狸

坐在火炉前，温暖的炭火映红了他的脸颊时，他更像一位智慧超群的老喇嘛。他说，他不是喇嘛，只是一个忠心守护大门的人。他告诉我，他叫阿洼，也可以叫洼格。他眼睛有些红，亮晶晶的液体在眼眶内闪动：“洼格，就是公狐狸。”

他的手掌又在那面墙壁上左挥挥右舞舞，狐狸的画面出现了，一只在雪地上忽慢忽快，小心奔跑的狐狸。浑身火一样红，映着白皑皑的雪，很耀眼。

他说：“狐狸可是人世间最有灵性的动物了，看它那副模样。”他把狐狸拉成特写，一只很漂亮的双眼仿佛会传情的狐狸。“它瘦小，可它凭着聪明在荒原上生存下来，活得那么快乐、自由呀。”

我心里好笑，他是在说自己吧。阿洼，这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也感觉到这名字里有某种深沉的东西，当然不是你思考它，还是它在思考你。他手一摊，说：“小兄弟，你以后可叫我阿洼大叔。这里的人都这样叫我。”他的眼睛就带着很有趣味地盯着我，嘴角流露出温暖的笑。

我说：“你不是姓张吗？”他笑了一声，说：“我从你脸上看出来，你在怀疑我。哦哟哟，我看过那本书，一个英国人写的《消失的地平线》对吧。你看我的样子就像那个英国绅士在香港格里拉撞上的那位姓张的智者老人吗？”

我说，我不清楚，可你与那个书里的老人很像。我问：“你真叫阿洼？有那神奇的名字？”他笑了，脸颊涌上了一团红色。“阿洼大叔，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这样叫我。阿洼就是狐狸，我是一只老狐狸，哈哈。”

我说，我叫肖恩。在成都读大学，本来明年就该毕业，去什么法院做法官或律师的，却弃笔从军，拿起了枪杆子。他拍拍我的背，好像很理解我。他说：“国家有难嘛。”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你还不能离开这儿。你伤没好，骨头刚接上还很脆。当然，你年轻，头脑也比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好使。我想请你留下来，帮帮一个牧牛的部落。哈，就是我给你看过的那个部落，帮他们走出雪原，在他们想去的地方安家。”

我想起那个在风雪里挣扎的部落。那个部落跟我有啥关系呀！我连这里的门都不能出，怎么去帮他们呀！

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在担心吧，你又不是神，当然没有力气把他们从暴风雪里拖出来，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吧。别担心，我们只需跟着他们的脚印前行，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指指路。”

我们，难道还有其他人吗？我想，在这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那些人呢？我四处看看，仍然是青色的石壁，几道黑洞洞的门窗关得密不透风。

他的手在那面墙壁上一扫，牧牛部落的画面又出现了。那些在风雪里拼死抗争了一整天的人畜们都疲乏了，围坐在雪地里，燃烧了大堆的干牛粪火，烟雾与茶锅里吐出的蒸汽飘进雪雾里，把周围弄得脏污灰暗。

他很严肃地说：“我们跟着他们走，就是跟着一个悲壮的故事走。当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了，你可能就会明白我们的香巴拉到底是什么了。”

我还是有些不理解，说：“为什么是这个部落，不是其他的部落。在这样的风雪里为生存挣扎的不止这一个部落吧。”

“哈，”他笑了一声，脸颊红了，说：“这世界那么大，好多地方还在战争的残杀里挣扎呢，我能管得过来吗？我盯着这个部落，是因为这个部落也叫阿洼。一个以狐狸为祖先的部落。当然了，与我们香巴拉也有些渊源，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我看着他，想说他是把我软禁在这里吧。他能禁得住吗？这个老人。我心里涌起一股凶狠。

他的声音却非常柔和，说：“你是担心困在这里走不出去吧？困不住你的，看看，我这样的老人连一桶水都提不起来了，能困住你吗？当然，也不是你想走就可以走，现在你走不出去，我也走不出去了。”

我知道他是说外面风大雪大。可这风雪不可能刮到世界末日吧。

他说，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个叫阿洼的部落。阿洼，和我名字一样的部落。

我笑了，说：“你们都是狐狸吧？”他也笑了，手掌在画面是舞动，看着像是打太极拳。那只狐狸在雪原上奔跑，像极了燃红了火苗，跳上山坡又跃上倒木，然后站在那儿，机警地左右看着。他的手又一挥，画面翻过来，那只部落又顶着风雪缓缓地行进了。

他冷冷地说：“狐狸死不了，阿洼部落也死不了。”

坐在暖烘烘的火炉前，喝着带有青草香味的奶茶，不知白昼与黑夜。他把舌头弹出很有节奏的脆响声，然后望着火苗默默地思考。金黄的火苗在他苍苍白发上爬动，在微风里很像

闪着亮光的绸子。

他又弹了声舌舌，说：“给你讲讲这个狐狸的部落吧，从我祖父到现在，我们已跟着他们走了好几百年了。他们看着他们一次次的生死搏斗，在他们最危险时，我们都伸出援手，使他们绝处逢生。他们就是我们，谁叫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有个阿洼的种姓呢！”

你知不知道，这片土地曾经有个战乱的时代，部落间的混战把血浇透了黑色的冻土，连春天生长出来的草都带着血肉腐烂的气味。可这里的人们也不是天生好战的，也有好多部落向往平静与安定的日子。阳光下的黑头藏民谁不想过安定的日子呢？可欲望比天大，那些想侵占想权想复仇的人总不能让使人们安定下来。

那是个什么夜晚呀，晴空里的弯月儿也是平静的，一动不动钉在天边。没有风，听得见老鼠在干枯的草丛里窜来窜去的窸窣声。这个牧牛部落也一片安定，早早歇下了。茶锅与火炭留下的最后的温暖。牧羊狗也悄无声息地躺在火炭旁。牛反刍的声音突儿高突儿低，伴着从梦里吐出的醉人的鼾声，使夜更深更黑了。

这个夜晚，灾难也用最轻软的脚步，朝他们爬来。

一声尖厉的哨子像绳套朝沉睡的部落扔来，野蛮的吆喝声把人们从梦里惊醒。火焰与石头砸塌了帐篷，接着便是刀剑的撕杀与惨烈的喊叫。到处都是喷溅的血水。狗吠马嘶，牛群散开跑进了黑色的森林……

撕杀声一直响到天亮，这个部落的人差不多全躺在了血水里。

只两个人逃了出来。他们是两兄弟，是头人的儿子，那夜正在半山的岩洞里照顾一匹快下崽的马。部落里火光升起时，他们赶下了山，看清了那群用黑色炭涂脸的人。他们赶回自己的家，帐篷早烧成的灰，父亲的尸体裹在炭灰里。

他俩抱在一起痛哭时，黑脸部落的人从四面围了过来。

弟弟舞着腰刀想去拼命砍杀，哥哥拉住了他，说为了部落留下根，我们都得逃出去。哥哥把烧红的炭灰朝四处扑来的人身上撒去，在一片浓烟升起时，他拉着弟弟朝森林逃去。

他们在森林里东西躲西藏，终于甩掉了野兽一样的追兵。可森林却深无边，阴暗潮湿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几天没吃东西了，衣袍又撕成的碎片，遮不住夜晚来临时的风寒。他们躺在一棵古老的断木后，再无一点力气往前走了。

弟弟哭了，对哥哥说，我们就死在这里了。我们的父亲，还有我们的部落就死在这个黑森林了。哥哥的嘴唇咬出了血，他也不再有力气劝说弟弟了。

寒冷从脚底升腾，他们的双眼迷蒙，耳朵开始有无数飞蚊嗡嗡响起来了。

哥哥先发现，有团温暖的光在眼前晃动。弟弟也看见了，是红色的光，晃动着晃动着，来到他们的面前。那团光刚开始像个圆球，在地上滚动了几下，跳起来，就成了一只皮毛血红的狐狸。那只狐狸机敏地打量他俩，在哥哥脚下蹲下来，爪子抓抓他的靴子，又伸出舌头舔舔他从鞋的破洞里露出的冻伤的足趾。哥哥抬起头，伸出手触了一下狐狸软软的皮毛。狐狸抬头，眼内有温柔的东西，一团湿润的水滴了下来。哥哥的心热了，对弟弟说，这只狐狸是来救我们的。弟弟哼了一声，头歪着看了一眼狐狸，说救我们，不怕我们饿得撕了它吃肉？

狐狸听懂了他的话，身子抖颤一下，跳了起来。

哥哥对弟弟说，别说话瞎话了，森林里出现这样的灵物，也许是菩萨派来救我们的。

弟弟坐起来，揉揉眼睛，又看看警惕地躲在一旁的狐狸，笑了。他说，这只狐狸他认识。好像前几天做的一个梦里，就出现过。那天，就是这只狐狸送了他一只很酸的苹果。他咬了一口，酸了直跳。那时，正有一个漂亮极了女孩对他唱情歌，他的舌头酸成僵硬了，他啥歌也唱不出来了。他正气这头来得不是时候的狐狸，可它正躺在那女孩的怀里用蔑视的眼光看他呢！弟弟对哥哥说，他知道谁来救他们了。他跳起来，哥哥也跳起来，狐狸便在他们面前跳开了，顺着一条白桦树叶铺成的路朝前跑去。

他们看见一大堆熊熊燃烧着的篝火，走到那里时，狐狸不见了。四处看看，也没有狐狸的踪影。篝火旁去留下了大堆的食物，有干肉糍粑烙饼，还有奶子与茶叶。

有了这些食物，他们就有了力气走出森林，来到一个牧草茂盛的牧场。

后来，他们在这片草场创业，建起了新的部落。他们给部落取名就叫阿洼迦，意为狐狸救出的部落。此后，子孙繁衍，旁支别出，都冠以阿洼这个称号。阿洼，那只只有红色皮毛的狐狸就成了部落的图案，彩绘在木箱柜上，镌刻在圣神的麻尼石上，出现在古歌的唱词里……（未完待续）

■周南村

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一个作家，一定要拥有所有普通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他才能够写出人生。记得读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动，暗一喜，好像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了一个脚脚。又好像找到了写作的方向，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当度过了年少轻狂而又天才式的写作期后，日子慢了下来，慢得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市井里弄里的人们过着平淡自然的日子，亲情和人伦是最核心的命题，那样的生活，每家都有，又各不相同，平静之下生活的暗流涌动。《东京物语》里，慈祥的老夫妇从外省小城来到东京的儿女家做客，却不像愿望中的那样美好，儿女都忙，他们的旅行变得处处不适又寡淡无聊，像一件皱皱的衣服，总不是那么熨帖。这时，回家就成为了他们

■王勇

回顾读书经历，除了学历意义的读大学外，都与乡村相关联着。我出生在川北大巴山腹地一个僻远的山村，那里虽文化底蕴不厚，然民风淳朴，读书之风甚浓。兴许是因为父亲嗜书之故，我从小嗜书如命。那是一个连课本都缺少的年代，除了样板戏之类，很难寻到其他书看。可能是因为剧本押韵，我慢慢地就喜欢读那些文句了，如果偶尔来了兴致，还可在田野里为小伙伴们吼上一气“临行喝妈一碗酒……”后来形势稍有松动，一些藏有书籍的人家又敢把书拿出来示人，我终于有机会

读到《水浒传》《隋唐演义》和《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说》了。父亲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红楼梦》和《西厢记》，这些书外加我挖中药换来的连环画册伴随我直到高中毕业。特别是假日里，树荫下或大青石上坐了，随手拿出心爱的书籍读起来，群山肃穆，风声萧萧，耳听清飞鸟语，眼观白云日月……

进了大学，繁忙的课余时间，我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里。面对那一架一架的图书和期刊，终于有一天，埋藏于心的作家梦被触动，一篇一篇的“豆腐块”从报刊的角落里冒出来，如文学花园的篱墙边一株小小的石楠竹悄无声息地生长着。我用那些微薄的稿费换来一摞

再好不过的人生

的愿望。老妈妈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儿女们又来奔丧，如果当时在东京，他们能够体贴一点，想得周到一点，遗憾和淡淡的悲伤气氛就会减轻很多，但哪有这么先知先觉的完美人生啊。《秋刀鱼之味》里，同样慈祥的丧妻老父亲早已习惯了女儿的照顾，但眼见朋友家一直未嫁的女儿变成一个性格古怪的老姑娘，加上朋友们的劝说，他下决心要将女儿嫁出去。在寻找可嫁的人选一段，是最感兴趣的一段，父亲给女儿物色了一个忠诚可靠的青年，但隐约得知女儿喜欢哥哥的同事，便让儿子去试探试探，殊不知那位同事本来对女儿很有好感，但认为女儿不愿嫁人，便爱上了好的姑娘。女儿听罢哥哥的转述，神情很平静，但一会儿却在别的房间里哭泣了起来。哭一场罢了，女儿终于嫁给了父亲为她选择的青年。结婚那天，女儿穿着盛装与父亲

道别，一切都是宁静的，宁静得深透迷人。可以说，小津的电影是我的最爱，我也喜欢许鞍华、李安，他们的片子有许多涉及日常生活的题材，李安的《饮食男女》《推手》《喜宴》等，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天水围的日与夜》等。最不能忘的是《天水围的日与夜》，在超市工作的妈妈和在校读书的儿子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后来，妈妈结识了一个老太，生活多了一份相帮相助的友谊，影片围绕着他们三人，朴素得没有什么故事，完全是散文式的，却让人对这普通人干净的日子流连忘返。影片结束在他们三人在香港的高楼上鸽子笼一样的公寓里欢度中秋节，夜空下，屋外的阳台上晾着衣服，他们吃月饼，分着超市里打折的榴莲。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如果被聚焦，呈现出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效果，它的美学意义就显现出来，生活终究是

这般的滋有味，温暖人心啊。

由此我想到，文学或者艺术，不在是否是宏大的题材，小道一样可观；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就算是一张桌布，境界高超的作家或艺术家，也会创作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似乎是没有深意可言。但我却觉得，处处都有可表现的东西，这在于你的发现，在于你的审美能力，最后在于你的表现技巧。

星空，人人都看得见，但梵高的星空为什么那么动人，就在于他扭曲、旋转的笔触，画出了星空的深邃、燃烧的动感，和我们不安的灵魂一样，独具一种疯狂的美感，最后成为我们审美的教材。

而中正平和的小津安二郎，用胶片画出了一幅幅人世图，留下了我们关于生的思索。生是残酷的吗？在我看来，平和地生，平静地死，是再好不过的人生。

读书乡间

一摞的古今中外名著，直到大学毕业我的存书已近两千册了。今天书价奇贵，我真庆幸当初存了那么多书。

兴许是命运的安排，带着一箱箱的书籍离开校园，我回到了大巴山腹地的一所中学教书。那所学校地处川陕交界处，缺水缺电少蔬菜，条件可谓差极了。我带回的藏书填补了时光的贫乏。在那几年间，或徜徉山林，或独步溪畔，或冬日偎在木炭火旁，终于读完了很多中外作家的选集或全集，以及《史记》《六十种曲》《三国志》等几千册书籍。读书乡间，我的写作也终于由“豆腐块”变成了“大煎饼”。

后来有机会进了县城，但还是没有摆脱与乡村的干系。学校在城市的边

缘，周围是一片农田，站在我家阳台上便可看连绵青山和一片片果林。县城书店少有新书，但离学校不远却有一个书摊，专卖期刊，除了在外面邮购有一些新书外，我收存的许多期刊都是从那里走上我的书橱的，诸如《小说选刊》《十月》《当代》《收获》《散文》等都是推主为我专卖的，有了其他的新书也先给我留着。架子上的书一天天地多起来，每天课余时间或于黄昏中独坐阳台，或开窗面对田野，随意地读书，既填补了空余的时光，又使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长进。抚摸着自已写出的书，面对散见于报刊的百十篇剪贴，我如农民面对丰收的粮食一样，心里充满喜悦，这日子没有白过。

酥油花
洛迦·白玛
高山顶上的雪是干净的
融化成的水是干净的
水中的手是干净的
手里的酥油是干净的
酥油捏成的花是干净的
花里的信念与祈愿是干净的

酥油花

洛迦·白玛

高山顶上的雪是干净的
融化成的水是干净的
水中的手是干净的
手里的酥油是干净的
酥油捏成的花是干净的
花里的信念与祈愿是干净的

当双手合于头顶
你我和这整个尘世
也是干净的

此时
天空睡着，高原醒着
此时
过往睡着，记忆醒着
此时
悲喜睡着，轮回醒着
此时
前世睡着，来生醒着
此时
夜那么静
躯壳睡着，灵魂醒着

他的石碾

儿寡母的贫穷家境，拿不出娶亲的彩礼，那个与他青梅竹马的女人远嫁他乡。气急之下，他撇下老娘远走他乡，学会了这门石匠的手艺。手艺学成了，老娘却在他离开的一年后因推磨失手摔倒，并在卧床半年后含恨而终。当年，因多方打听不到他的下落，村里人只好凑钱替他安葬了他的老娘。

似乎是愧疚于心，也似乎是感恩村里人替他埋葬老娘，他回家后的半年就去村西的青石山上采石头，并耗费两年之久打出了村东的石碾。

村里人念着他打的石碾的好，在谁家红白喜事的时候，总会邀他前去帮忙。实际上，这是村里人想善意的帮他改善伙食的借口。对此，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每次干活都是尽心尽力。可这终究不是常法，毕竟村子里不是天天都有

红白喜事。与他同住一院的邻居家里做好吃的时，试探着给他送去一碗。最开始那些年，他不愿意接受，但岁月不饶人，年龄让他逐渐失去了劳作的能能力。无奈之余，他只好接受村里人的接济和馈赠。而他为了感念村里人的好，又重新找出了生锈的铁锤子，并在每个落日的傍晚检查石碾。他的这些十几年如一日的举动在村里人看来，觉得他是以此怀念过世的老娘并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还记得小时候，老家物质匮乏，我们那帮大小小孩子没有什么玩具，只能在月光清朗的夜晚，趁着村人没有使用石碾的时候，轮流推动石碾压小石子玩。看着那些压成齑粉的石头末，我们总会自然组合的分成两伙，隔着石碾面对面弯腰站着，再猝然对着冰冷的圆盘

猛吹口气，将对面还来不及躲闪的小伙伴“打扮”得灰头土脸。还不等他们有所回击，他如瘟神一般站在我们身后，对着我们怒吼一声，将所有人都赶散了。自此，他成了我和小伙伴眼中的凶神恶煞，也认定他把石碾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每次只要看到他远远地躲开，即便他手中拿着诱人的野果，我们总会偏过头去躲在父母身后逃离他的善意。

如今，他满头银发，黝黑的脸上褶子深如沟壑。看着他在临回家前步履蹒跚地再次推动着石碾检查的身影，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去了搭了把手，并趁机问出了一度萦绕在内心的有关他检查石碾的问题。

他抬头看了眼逐渐隐没在暮色中的村子，冲着我笑了笑，说：“这些小事永远还不完村里人对我的好。”

故乡的小河

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个盛菜的筐子和小铲刀，在地上寻找一种叫芸蒿的野菜。

芸蒿是一种带有药性的可食用植物，叶子茸茸的。当地有一种风俗，每年的三月三，家家户户都会到河边去采摘芸蒿，洗干净后捣碎，把糯米磨成的粉和它揉在一起，叫蒿子粑。芸蒿的汁是墨绿色的，用它做出的粑自然成了绿色的粑粑。“三月三，吃蒿粑，吃了蒿粑不长癣”，已成为当地儿童朗朗上口的歌谣。

每到夏季，这条河像初为人母的少妇，显得那么丰腴又有活力。清澈明亮的河水不知疲倦地日夜向东流去。沿河两岸，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墩墩，每个墩墩下面都长满绿

油油的青苔，像胡须一样，用手一摸，滑溜溜的，这是人们洗衣淘菜的地方。每天上午八九点钟，人们提着一叠叠换下来的衣服和一筐筐蔬菜来到河边的墩位上进行清洗。河床里，有儿童嬉水声，妇女们洗衣的棒槌声，老人们的家常声，混合在一起，仿佛是一首欢乐祥和的交响曲，随着这流水，在河床上空久久地回荡……

河中有一种石斑鱼，个儿不大，肉汁鲜嫩，喜欢在石头缝中游荡。假日里，常常看到儿童们带着鱼篓相约结伴地来到河里摸鱼，一边戏水一边抓鱼，在阳光上享受着童真的快乐。

傍晚，站在河堤上，远远望去，缓缓的河水像一束白绫带，沿着高低起

伏的河床无声无息地流向远方，就像母亲那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婴儿，含情脉脉，凝眸不语。

金色的夕阳下，沿河两岸葱绿的禾苗，茂密的桑叶，倚杖的老人，三两群荷锄结伴而归的农夫，还有那月光下的浪花，水声淙淙，如鸣佩环……平静而闲适。

此时此景，让我想起李白的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在已逝去的岁月里，故乡的河不停流淌着一个又一个欢乐而难忘的故事，河里的一草一木勾起了人无限的遐思。风吹长竹，天高月夜，让人更加怀念花似胭脂的河岸，叶似翡翠的河床，水似水银般的河流，人似当年嬉水的少儿郎……